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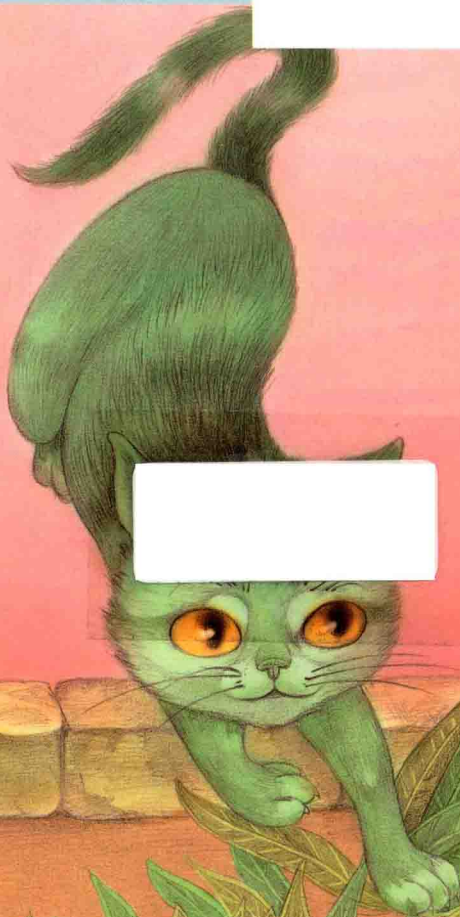
葛冰

真实地记录
和
展示作家最初的
文字

程

著

绿猫



葛冰

著

真实地记录
和
展示作家最初的
文字
历史

程

绿猫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绿猫 / 葛冰著. — 北京 : 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,
2016. 1

(作家的第一本书)

ISBN 978 - 7 - 5301 - 4558 - 6

I. ①绿… II. ①葛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短篇小说—
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87. 4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207134 号

作家的第一本书

绿猫

LÜ MAO

葛 冰 著

*

北 京 出 版 集 团 公 司 出 版
北 京 少 年 儿 童 出 版 社

(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)

邮政编码: 100120

网 址 : [www . bph . com . cn](http://www.bph.com.cn)

北 京 出 版 集 团 公 司 总 发 行

新 华 书 店 经 销

北 京 谊 兴 印 刷 有 限 公 司 印 刷

*

787 毫米×1092 毫米 32 开本 9.125 印张 150 千字

2016 年 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301 - 4558 - 6

定价: 18.50 元

质量监督电话: 010 - 58572393

目录

1	猴精
19	绿猫
33	蓝盒子里的小怪蛇
47	送牛奇遇
69	夜读
79	“荒唐”的六十九天
111	“知名人士”
129	一只神奇的鸚鵡
147	魔力
163	最后一页留给我
181	一个孩子的临终奇言
203	装金项链的小挎包
217	棋迷
227	我们头上有一片绿云
246	策划人语

猴精



猴精

1

两只猴子，一只深黄，一只灰褐。驯猴行家一眼就能看出，深黄的是生胚，灰褐的是熟胚。

此刻，在漫长土堤的猴市里，上百只猴子被拴在柳桩上，锁在笼子里；而这两只生胚和熟胚却属于最悲惨的一类——同时面临死亡。

或许生胚对死，不应感到突然，因为主人心中早已连“生胚”都不屑于叫，而蔑视地称它为“死硬胚”了。身穿蓝衣服，几绺胡须的黄脸汉子，从广西、云南贩过很多只猴子。性子再野，只要几顿皮鞭，几番铁索，没有板不过来

的。而这只深黄的猴子却像走火入魔，任你饿、渴、鞭抽，祖传的绝招儿几乎使尽，它饿得骨枯如柴，毛发蓬乱，却丝毫不见泄气、畏缩，只在铁笼里上蹿下跳，猛冲猛撞。牙齿啃得铁栏杆嘎嘎作响，直到撞破头皮，咬得嘴巴流血。

主人惶惑了，这样的猴子，艺人是不愿意买的。

黄脸汉子已经把器具放在笼边，就等买主上门了。

蹲在笼子外边的熟胚，是只灰褐色的老猴，被一根细链松松地牵着脖颈。决定它的死，仅仅是一分钟以前的事。甚至黄脸汉子做出这种决断时，都带着一种迟疑内疚，带着一种怜悯。

这只灰褐色的老猴太灵了，从它脖子上三条被项圈磨光的圆痕，就可明白无误地看出，它已经先后经过三个行家的调弄了。凡是熟胚所应掌握的一切本领——戴帽穿衣，演猴戏，翻筋斗，猫跳“花篮”，倒挂“金钩”，“张飞卖肉”，它都轻车熟驾。所以它的前任主人送给它一个雅号——猴精。

就在刚才，一个弓背弯腰、胳膊几乎垂过膝的矮老头和黄脸汉子亲热地聊着，怪模怪样地打量着猴精。他蹲下来，漫不经心地摸它的腹部，粗硬的手指在它的肚皮上摩擦着，一点一点地按，他的眼里闪着一种不可捉摸的光。蓦地，他

的手指停在一处，脸上现出了一种神秘的表情。猴精却刺心地抽搐了一下

“怎么样？”黄脸汉子神色不安地问。

“恭喜老弟！像是有……这会儿正好卖高价呢！”矮老头笑着，捏起了三根手指头。

“啊！这么大价！”黄脸汉子吃惊得张大了嘴。

“要不是病主正中风痰盛、癫狂惊痛，谁肯？况且你看这猴的样子，活不长。机不可失呀！”

黄脸汉子迟疑地咬咬牙，时而狠狠地瞪着眼，时而心疼地瞥着猴精。

猴精当然不会知道，矮老头是说它胆囊里有结石——一种被称为猴枣的极其罕见、极其名贵的药材。这在老猿猴身上偶有发现，偏偏被它赶上了。它仿佛从主人的眼光里看出了什么，惊恐地扬起毛茸茸的脸，乞求地望着主人。

黄脸汉子扭向一边，背对着它。矮老头取出一把雪亮的刀，蹲在旁边的一块河石上，“唰啦唰啦”地磨着。

“拉紧点，别让它跑了！”矮老头抬脸看看黄脸汉子。

黄脸汉子仍背着脸没有动，声音含混地说：“放心，它不会跑的！”

真的，猴精满脸凄楚，愣愣地等在那里，它已经习惯了

看主人的鞭梢行事，没有主人的指挥它是不会动的。

——死神的影子渐近了。

2

在死神将要触及两只猴子的瞬间，一场意外的变故竟使它们逃脱了。

一只斑纹虎闯进了猴市。硕大的老虎本来应该规规矩矩在街口搭起的布帐篷里表演马戏，也许是驯兽员没有把它喂饱，也许是台下一位看客手中的生牛肉引起了它的嗜血欲，总之，这条大虫野性复发了。它不再跳火圈，而是扑倒了漂亮的女驯兽员，尾随惊慌失措的人群到猴市上来了。尖叫的猴子、跌撞的人们，如一股潮水向前推涌。黄脸汉子不见了，矮老头不见了，剩下猴精木然地寻找着主人。它本能地匍匐在地上，猛虎不慌不忙地走了过去，居然没有注意到趴在地上的猴精。

生胚在铁笼子里猛撞，它的脸颊撞出了血，吱吱地尖叫着。凄惨的叫声使猴精震颤，刹那间，它仿佛被那灰蓝色眼睛喷射的火焰点燃了，热血涌上了头颅。求生的本能使它学着狂跳，拴在柳桩上的细绳挣断了。

“吱嘶——”生胚咬碎舌尖，喉咙似要喷出血来。

鬼使神差，麻木不仁的猴精竟机械地打开主人丢下的小箱子，从里面取出了钥匙，打开了铁笼。做这一系列的动作并不难，这是它经常表演的节目。但一直到最后，它也不明白，为什么对这次举动它始终怀着内疚和恐惧。

现在只剩下它俩了，猴精简直没法想象这样怎么能活下去，原来在家里每演完一个节目都是主人把食物送到它嘴里的，可是现在呢——它不知所措。

它只得跟着生胚跑，在漫荒野地里转了一天，村舍、草垛、炊烟，越来越远，就像天边的云一样变得朦胧不清，随之而来的是未开垦的土味和山野湿润的风。

在一块像祭坛一样平坦的土丘顶上，如血的夕阳映照，暮色莽莽苍苍。生胚停下来，猴精也跟着停下来。

万籁俱寂，生胚转过身，慢慢地靠近猴精，温柔地用指尖抚摸它的手，弓背弯腰，做半跪半伏状，蓝灰的眼睛像一汪透明的水晶。这是猴精一天中从来没有见过的。自逃离猴市，它这剽悍的同伴对获得自由狂喜得雀跃长鸣，沿路拼命地寻找一切能吃的东西，大口大口地喝水，像个饿死鬼一样。这时，生胚的头低到它的胸前，轻轻低吟，表示感激它的救命之恩。

猴精看不到生胚的脸，但它能猜出这是一种虔诚惶惑的目光。这种眼光它见过，那是在街市上，正是它被响亮地称为猴精的辉煌时刻，它的主人是一位白发长脸的清瘦老人。虽然大衫破旧，却是一副“仙风道骨”的打扮，人称“赛半仙”。老人到哪儿，都先撑开一把有四五个小洞的破洋伞，把盛有卦签的六个圆桶排放在地上，让猴精蹲在一旁的木凳上。求卦的人恭恭敬敬，道出自己的八字，“赛半仙”口中念念有词，漫不经心地挥着手，东西南北，上天入地地乱划乱扫，仿佛在招鬼驱神。求卦的人虔诚地等待着，猴精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放卦签的圆桶，破伞的小洞里透出的阳光在哪根签子上晃几下，它就猛地跳起来抓起那根，递到求卦人的手里。上面写的生辰八字竟和求卦人讲的一模一样，求卦的人就会用这种惶惑的眼光望着它，不住地点头作揖，甚至眼里闪出泪花，额上冒出汗珠来。因为猴精抽的几个签就要决定这个人的生死祸福了。

现在呢，莫非生胚也向它求签问卦？可是这里没签桶，也没有破伞，就是有，它也只能乱抓一气了。猴精感到很抱歉，它只能不知所措地弓着腰。

突然，生胚退后一步，扬起双臂，奋力抖着，嘴里喷着沫子长嚎，做出跃跃欲试的厮杀态。猴子是以勇猛搏斗来决

定胜者为王的。生胚在向猴精挑战。

猴精惶惑了，从逃跑起，它不一直把生胚当作主人吗？生胚跳沟，它也跟着跳沟；生胚攀树，它也跟着攀树。现在生胚发怒了，它当然不能。记得过去主人发怒地训练时，它是要虔诚地弯下身子，表示听话、折服的。

生胚用爪搔地，龇牙咧嘴做出撕咬状。猴精把身子弯得更低，见生胚扑到它身上来了，便竭力把身子放得软软的，任凭对方抓咬。

生胚愣住了，随即昂起头，对着暮色笼罩的夜空狂吼，全身剧烈地抽搐，仿佛要把郁积在心中的愤怒全发泄出来。最后，它终于疲倦了，跑下土丘，爬到一棵野梨树上，躲在茂密的枝叶里，无声地睡去。猴精也茫然地跟着爬了上去。

3

夜风飒飒作响，荒草抖动；怪石、乱树，黑影幢幢。远处，暗蓝的磷火在夜色中闪烁。

猴精蹲在树上睡不着，说来奇怪，它失眠竟是因为没有禁锢的铁笼子。多少年来，它已经习惯睡在笼子里了，这是它的保护屏障，就像人们睡惯了床一样。

月光清冷，在茫茫夜幕的掩护下，荒原的小兽出来活动了。一只獾从土丘后面探出头来，灵敏的鼻子东闻西闻，机警地蹿来蹿去，把什么东西抱回洞里；一只豪猪抖着满身的箭羽，在树下蠕动，索索地抖着什么，一会儿，不慌不忙地朝远处走去。

“嘎嘎嘎！”一只夜鸟惊叫着，声音瘆人。猴精吓得浑身一抖，它头顶上的生胚也机警地四下张望。

树下，一只狐狸叼着一只夜鸟飞快地跑过，原来是栖息在矮树丛里的夜鸟遭到了狐狸的偷袭。啊！为了生存，所有的动物都在觅食，它们都有自己的觅食手段。猴精呢？它该怎么觅食呢？它一点也不知道。它把从人那里学来的觅食手段都试过了，但是不行。

它想起了那块甘薯。白天，生胚带它经过一段绿叶丛集的地面时，它看见生胚停在某一处，用爪子扒开绿叶，用受伤带血的爪子费劲地刨开泥土，竟然露出一块又红又大的甘薯。看到生胚狼吞虎咽地啃着，它馋得嗓子眼里叽叽作响。它条件反射似的想起主人训练过的获得美味食物的方式。

亮晃晃的太阳下，在街心人们围成的圈子里，它头戴尖帽，身穿红裤绿袄，被主人用细链子牵着，兜着圈子，扭着，翻着筋斗，或者骑在一只戴面具的小山羊上，演武松打

虎，然后便端起小铜锣去要钱。它知道怎么要，要仰起毛茸茸的带有乞求目光的脸，察言观色。

“穷作揖，富磕头，不给钱抱脚不撒手！”这已经牢牢印在它的脑子里了。

看着生胚津津有味地啃着甘薯，它嘴里流出了口水。它本能地连连作揖，又跪下不住地磕头。生胚依旧啃着，看也不看它一眼，因为野生的猴子从来不用这种求食的方式。

它猛扑上去，抱住了生胚的脚，心想，依照不给不撒手的经验一定会成功的。然而它头顶上却挨了重重的一击，差点昏过去。

躺在上面树杈上的生胚在睡梦中嘴巴还在叽叽地嚙动；猴精的肚子里却是空空的，它感到一阵凄凉。到了这个世界，它这个曾享有盛名的猴精似乎成了一个废物，过去的一切本领都用不上了，因为这是一个没有主人的世界。

脚下软软的，凉凉的，就像鞭子缠绕在腿上。对鞭子它并不陌生，它已听惯了悦耳的鞭声。怎么缠得越来越紧，一点一点地向腰部盘旋上来？它低下头去，啊！是一条蛇！青绿色的小蛇昂着头盯着它，噓噓地吐着芯子。

猴精惊恐地望着，像失掉了三魂六魄，竟然忘记了嘶喊，愣在那里一动不动。

“嗖！”一条黑影在它头上一闪，那是生胚。它听到了“咻咻”的蛇叫，一个倒挂金钩从上面垂下来，一把抓住蛇的脖颈，奋力一甩，一缕青光，打着弯弧滑向黑暗……

4

它们沿着铁青色的熔岩往前走，岩石重重堆砌，摇摇欲坠。一座从上到下裂开的山陡然矗立在面前，向上一望，一线青天使人心惊目眩。穿过峡谷，前面便是一片黑绿的原始森林，凉爽清新的空气海浪一般涌来。

“呜呼——呜呼——”生胚站在一块黑色的花岗岩上狂喜地叫着，长鸣声在山谷中回荡。它向着猴精叫喊着，告诉它前面绿色的世界是它们生命的依存，是它们任意驰骋的天地，到那里会有无穷无尽的快活。猴精的心里却空荡荡的，越走近茫茫的大山，离人的世界越远，它就越失去依存，就像一个漏了底的桶，空落落的。

“嗷——”一声低沉恐怖的吼声。

“嗷——呜，嗷——呜！”接着一连串的吼叫令人战栗。它们不约而同地回过头去。

背后绿色的山冈上，几个灰色的点在灌木丛、荒草间

跳跃，时隐时现，直向山下奔来。是狼，快得像利箭。

生胚尖叫着从岩石上蹿下来，蹬着脚下的乱石子往前面的峡谷狂奔，只要穿过峡谷，前面就是森林，就有它们的藏身之地了。可是狼追得更紧了，它们已经看见狼弹跳的身躯，抖动的尾巴，听到蹚动石子的哗啦哗啦的响声。

猴精紧紧跟在生胚后面，拼命狂奔。它完完全全被恐惧笼罩了。再有一百米，就要冲出峡谷了。蓦地，生胚定在那里不动了，前面，一双阴森森的眼睛正盯着它们。那是一只灰蓝色的老鹰，像一块怪云，一动不动，宽大的下颚微微抖着，殷红的嘴角像是刚喝过血。

前后遭到夹攻，只有一条路——爬断崖，生胚和猴精抓住一些灌木的枝条往上爬。等它们爬上陡峭的山顶时，却发现它们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，从缓坡冲上来的四五只狼已经包围了这块光秃秃的巨石，个个张着血盆大口，喷着沫子，恶狠狠地吼叫着。

生胚狂怒得脸都变了色，龇牙咧嘴地和它们对吼。猴精全身趴在石顶上，不知所措地战栗着。

狼对于将要到口的食物是绝不会放弃的。反复地扑跳无效后，它们便在四周蹲了下来，用舌头舔着脚，充满敌意地盯着。它们知道这两只猴子早晚会跳下来的，它们淌着口